●責任編輯：張岳悦 2026年1月6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

詩語背後

探索文脈 解碼深圳(四)

●木 木

如果說，這場別具一格的「解碼地名文脈，走讀深圳記憶」活動展示的是深圳讀書月的「亮度」，我參加的另一場主題活動，則反映了深圳讀書月的「高度」。

那是一場深港澳學者的對談活動，題為「如何閱讀像深圳這樣一本書」，11月21日在鹽田區雲海公園舉辦。該活動是本屆讀書月的主題活動，亦是《書都．走讀深圳》雜誌推出的品牌活動「三城書」的一部分。「三城書」系列活動旨在以深港澳三地學者的跨界視角挖掘城市文化脈絡，之前已先後走進香港、澳門，並外延杭州。此次回歸深圳主場，宣傳標語開宗明義：山海之間，書香為伴，我們在此共尋一個答案：如何閱讀腳下這座城？

我作為深圳一方的嘉賓，與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教授黃子平、澳門大學教授王笛一起，以文史為經緯、書籍為媒介展開對話，解讀深圳豐富的城市內涵。之所以說這場活動反映了深圳讀書月的「高度」，首先在於它的地理高度，同時也指它的文化高度。

雲海公園環三洲塘水庫而建，是鹽田區半山綠道公園帶的重要節點。公園以800平米雲海森林服務站和4,000平米開放草地為主體，葱嶺環繞，茂林鋪陳，碧水鑲嵌。主要景觀有觀雲台、夢澤飛鷺、奇石山林、小鯤山等，彼此呼應，形成了一座依山傍水、穿雲破霧、登高望遠的體驗式園林，徜徉其間，野趣橫生。觀雲台為其標誌性建築，建於海拔380米的山頭上，可360度縱覽山海連城勝景。建築造型如一艘巨輪，背靠梅沙尖逶迤諸峰，面向鹽田港萬頃碧波，劈空凌虛，彷彿正從雲海深處啟帆遠航。

在這艘「巨輪」裏，我們與40餘位來自各行各業的閱讀愛好者展開對談，《書都．走讀深圳》雜誌總策劃李曉鋒擔任主持。對談的第一個環節是嘉賓結合自己的學術經歷，解讀「深圳是一本什麼樣的書」。黃子平認為，深圳非常年輕，是一本「青春之書」。如果說香港、澳門是富有年代感、註解詳盡的「舊書」，深圳這本書的獨特魅力在於它因為年輕而留下解釋的空間，人們完全可以不依賴任何參考資料和註釋，直接從中獲得最原始、最鮮活的印象。王笛把深圳視為中國改革開放史的核心篇章，是一本非讀不可的「必讀之書」。要讀懂改革開放這本大書，就必須讀懂深圳。這座城市的全部經歷，無論經濟成就還是精神風貌，都是中國改革開放歷程最集中的寫照。

對兩位教授的概括，我深以為然。而當王笛談到「必讀之書」時，我還想到了鄭永年說過的一段話：「我們在海外的時候，大家也都這麼說，你如果認識了深圳的話，基本上就認識了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這40多年。深圳從早期的邊陲小鎮，發展成一個世界大都市，把深圳的故事講好了，基本上就把中國的故事講好了。當然，中國還有其他很多成功的故事，但是深圳故事是不可或缺的。」

輪到我回答「深圳是一本什麼樣的書」時，我用了「特別之書」來概括。經濟特區的城市定位賦予了深圳「特」的氣質，它自始至終處於創造之中，一切都還沒有定形，濃厚的學習和創新氛圍構成了城市精神的內核，造就了這座不可界定的奇跡之城。同時，深圳用自己的創新實踐，持續創造着可供其他城市學習借鑒的經驗。在深圳這部創新大戲裏，每一個深圳人都是參與其中的「劇作家」。

接下來，大家圍繞「閱讀深圳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章節」「為深圳建構一個值得閱讀的全新章節」等開放性話題展開討論。城中村現象、街道肌理、打工文學、城市公共領域、海洋中心城市建設等話題，引發現場熱烈互動。各種媒體以深港澳學者「雲端對話」為賣點，圖文並茂地作了生動報道，成為深圳讀書月點燃的閱讀星空中又一抹亮色。

對談活動臨近收官，主持人希望嘉賓給大家推薦自己心目中「最能代表深圳的書籍」，並簡要說明理由。考慮到不同讀者的閱讀興趣，我推薦了三本：一是深圳市委宣傳部上世紀九十年代推出的《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謎》，對於理解深圳特區「摸着石頭過河」的開拓歷程具有奠基性作用；二是麥克法蘭教授的新著《深圳之謎》，其偵探式探尋城市發展路徑，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極具啟發性的外部視角；三是我自己剛出版的《藏在地名裏的深圳》，通過講述地名故事，探索深圳的文化底蘊、歷史發展及其與香港千絲萬縷的聯繫。現在看來，這三本書都指向同一個方向：解謎深圳。

●雲海公園觀雲台上，深港澳三城嘉賓與《書都》總策劃人暢談「如何閱讀深圳」。 作者供圖

日暮時分，我們走出觀雲台，但見周邊山海大觀蔚然成勢：西承梧桐山奇峰聳峙，東至馬鑾山溝壑綿延，北攬東部華僑城佳構疊起，南抵大鵬灣百嶼熨波。由若干主題公園聯綴而成的半山綠道公園帶，全長69公里，通過若干具有獨特視野的觀景平台，演繹「日出沙頭，月懸海角」的經典傳說。整條綠道宛若海天之間的一條生態項鏈，把森林、溪澗、水庫、山徑、草坪、海灘等各類地貌串連起來。斜陽餘暉灑向鹽田港，森然陳列的集裝箱和高聳的塔吊也透出幾許浪漫來。透過海島與海面交錯纏繞的山山水水，滿載集裝箱的貨輪從這裏出發，傳承着海上絲綢之路的古老情懷，讓中國與世界聯結成休戚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是深港共有的一片水域，極目海天一色，宛若新時代深港雙城的大美畫卷，向我們徐徐展開。不由想到清代文學家張潮的名句「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還想到南北朝文評巨匠劉勰的感悟「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古往今來，人文與自然相融，人們總是從自然山水中汲取靈感，同時通過文字賦予自然以人文生命力。

生活點滴

學挖冬筍

●張桂輝

筍，是竹的孩子。常言道，靠水吃水，靠山吃山。竹筍，是可吃好吃的「山貨」之一。筍，有冬筍春筍之分。冬筍較之春筍，營養更好、品質更高，脆嫩爽口、味道鮮美。南宋詩人劉克莊有詩云：「冰魚或冬筍，旦旦營旨甘。」

筍，有大年小年之分，通常每兩年為一個周期。大年，筍多且個大；小年，筍少而個小。

青少年時代，我生活的那個閩北小山村，基幹民兵排長劉興星，是村裏公認的挖筍能手。不論大年小年，只要進了毛竹山，或多或少，都有收穫——即便是隱身土裏的冬筍，也逃不過他的火眼金睛。同在一個村，有的人家一年難得吃幾次冬筍，劉排長家冬筍吃不完、「趕圩」挑到鎮上賣。

上世紀六十年代，輟學的我無所事事，及至十五六歲，開始上山學挖冬筍。一天，背着竹簍，扛着山鋤，跟着比我大十多歲的劉排長上山挖冬筍。毫無經驗的我，忙乎了小半天，除了出汗，一無所獲。劉排長微笑着把我叫到身邊，就地坐下後對我說，挖冬筍的方法有三種：掃蕩式——隨心所欲，想怎麼挖就怎麼挖，可能多少有點收穫，但這種方法，既費時又費力；追鞭式——選擇竹葉濃密、顏色深綠、竹齡三四歲的竹子，先在根部淺挖，挖到竹鞭後，順着鞭一直挖，往往能挖到竹筍；開穴式——在竹兜周圍，發現地表泥土隆起而且開裂，裂縫從中間向四周延伸，用腳輕踩有鬆軟感，下面一定有冬筍。說到這裏，劉排長總結道：挖筍時，要用巧勁，不用蠻勁，山鋤既不能靠得太近，也不要離得太遠。太近了，容易挖破竹筍；太遠了，挖起來費力氣。

按照劉排長傳授的經驗，我試着以第二、第三種方法，心無旁騖，睜大眼睛，頻揮山鋤。挖筍，好比釣魚，時間過得特快。幾個小時下來，不知是「瞎貓碰到死耗子」，抑或是舉止感動了山神，竟也小有收穫——挖到五六個形態各異、大小不等的冬筍，數量不及劉排長的十分之一，但心裏湧動着滿滿的獲得感。

挖冬筍，既要有體力，也要有技巧。有的冬筍，長在縱橫交錯的竹鞭中，得把又粗又硬的老鞭斬斷，稍不小心就會傷到竹筍。因此，只能巧挖，不能蠻刨。忙乎一天，因為興奮，並不覺得累。第二天起床後，兩條手臂既酸又痛。這才頓悟：凡事皆不易，挖筍也一樣。

挖冬筍，最佳時間節點，是在農曆十月間至來年正月裏。挖筍，通常要到較遠的竹山。登山辛苦，挖筍更累。即便如此，每當挖到一個筍時，就像釣到一條魚一樣，心中充滿了興奮與喜悅。冬日，夜長晝短，加上路程較遠，為了省去往返趕路的時間，每次上山前，都會帶點簡單飯菜，以便中午將就填肚子。

憶往昔，第一次上山挖筍，是猴年馬月的事，已然記不清了。我只記得，那時青春年少，手腳麻利，體力視力都很好。進入竹林後，手眼並用，四處尋覓，不停刨挖。每次上山都有所收穫，最多的一次，挖到了十多個，心裏樂開了花……

挖冬筍，不輕鬆，流點汗，有些累。當年不經意，如今想起來，頗有點感悟——一件看似普普通通的體力活，背後也是有技巧和經驗的。挖冬筍如此，其他事亦然。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太公分豬肉——人人有份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呢度係我哋沈氏祠堂。「太公分豬肉」啲燒肉或者生豬肉就響裏頭斬，然後分畀男丁嘅。

分畀咁多人，要好多人斬，仲要好大塊砧板喎！你問得好！佢哋會臨時拆咗祠堂度大木門落嚟當砧板，係咪好醒呢？

阿爺話細個最鍾意清明祭祖，因為拜祭完之後即刻斬燒肉食，仲話無論老嘅嫩嘅都有得食！呢啲咪叫「太公分豬肉」，「人人有份」囉！

一份份生豬肉係「太公」用田租買嚟分畀啲族人嘅！雖然唔係好大份，睇落份份都咁上下！「分」除咗人人有份，仲要份量一樣至公平！

2025年度《香江勁爆樂曲》頒獎典禮男歌手獎項包括以下組別：最佳新人；最佳進步；最佳台型；最佳演出服裝；　最佳男歌手；最佳中年男歌手嘩嘩嘩，6個組別，每個都分金銀銅獎；有成18個獎項，分明「豬肉獎」喇！唔係「人人有份」，點會上嚟同你做表演嘉賓呀！

《粵語講呢啲》
太公分豬肉——人人有份

太公分豬肉——人人有份

這是根據嶺南地區一個地道習俗生成的歇後語。不過近代人包括省外人都懂其「歇底」——人人有份。至於其由來，人們多不知曉，尤其當中的重要角色「太公」更是莫衷一是。

根據字典的解說，「太公」是對父親、祖父、曾祖父和老年人的尊稱。又有一個香港知名中文網站說「太公」是族中「得」高望重的老人家（「得」為原文誤寫）。循現階段AI尚未能掌握的邏輯，上述一眾「太公」的身份只可能是「分豬肉」儀式的主持人或執行者，真正身份不可能是某人，只能是代表「祖先」的一個名義。從「太公」的可有作為，「它」可看成一個代表「祖先」的官方機構；執行其業務的當然是所屬宗族所認可的族人，且多為「德」高望重的長者。

今天在香港元朗一些圍村，仍可找到「分豬肉」這傳統宗族習俗的蹤影。「太公分豬肉」有「祖先賜食」的含義，其淵源如下：

舊日廣東及香港新界鄉村中每個宗族會以「太公」的名義處理族中資產，多為租給族人耕種的田地，故「太公」定時有田租收入。

到了每年的清明節、重陽節或歲晚，「太公」會於祠堂內進行分派燒肉或生豬肉（也會於墳前分派燒肉）。這除可看作族人的福利外，還象徵着祖先對子孫的庇佑與恩賜。人們叫這種嶺南地區特有的傳統民俗儀式做「太公分豬肉」或簡稱「分豬肉」。傳統上，「分豬肉」由族長或族內德高望重的長者將豬肉分給「男丁」，如家中沒有則無法領取。這習俗突顯了以男性為主導的宗族關係和中國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以上相對「公平」的「分豬肉」方法，予人感覺「人人有份」。後多用此歇後語來形容獎賞或利益分配公平且普及。受男女平等思想影響，有些地方在「分豬肉」時已不分男女老少了。

示例：

舊時有個地主三妻四妾，每房人都生幾個仔，啲仔娶老婆之後又生仔，加加埋埋男丁成百人。呢個老太爺好驚自己死咗之後份家產爭崩頭，於是一早立定遺囑，畀全家人都知道份身家點分。佢個方法係，唔論大房定細房，大仔定細仔同埋仔定孫，一律「太公分豬肉」，「人人有份」，仲份份咁大嗰隻，佢話咁先夠公平喎！佢未死嗰陣，梗係冇人敢出聲喇！不過老太爺一死，大房就企出嚟話分法唔跟傳統、分產無效；於是響往後幾十年，呢家人就永無寧日嘞！

香港近年有不少音樂和電影頒獎典禮，都設置了不同範疇的獎項，名目之多，予人頒發「豬肉獎」的感覺，正是：

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充撐場面」是個問題；不過作為推動樂壇和影壇的發展單位，此舉包含一定的鼓勵性。

歷史與空間

田莊台古戰場懷古(上)

●徐 可

●甲午末戰殉國將士墓牌樓。 作者供圖

一

1894至1895年間發生的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慘痛的屈辱，給我們的國家留下了巨大的傷痛和深遠的影響。

以往，我對甲午戰爭的了解，都是來自課本和史書，來自文藝作品。當我第一次站在當年激戰的古戰場上，我彷彿置身於那個炮火連天的年代，我與英勇的清軍將士一起奮起殺敵，我也跟他們一起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殘暴殺戮。那種強烈的切膚之痛，是從課本裏體會不到的。

說到甲午戰爭，人們第一時間想到的多是甲午海戰。然而甲午戰爭並非只有海戰，還有我們並不熟知的陸戰，田莊台之戰便是甲午陸戰中最慘烈的決戰，也是整個甲午戰爭的最後一戰，史稱甲午末戰。田莊台戰役失敗後，清政府無心再戰，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給中國套上了沉重的枷鎖，進一步加深中國的半殖民地化。

二

乙巳年十月廿五日，我們踏着積雪，冒着嚴寒，來到遼寧省盤錦市大窪區田莊台鎮，瞻仰甲午中日戰爭田莊台遺址群。田莊台遺址群包括三處——清軍陣亡將士墓遺址、古戰場遺址和古炮台遺址。

清軍陣亡將士墓原為三處，分別在保靈宮西、白家屯北和東河沿木器廠附近。因年代久遠，有兩處墓地今已無法尋覓其確切位置，能夠確認的只有保靈宮西的清軍墳。該遺址原有土墓一座，青石碑一塊，均已湮沒不見。這裏現已建起甲午末戰殉國將士墓。走進墓園，我們的視線就被牌樓上的兩副對聯吸引住了——主聯：「熱血化紅磷塞外雲低田台霧冷悲國恥；英靈歸綠水關東月暗盤錦風蕭壯族魂」，副聯：「甲午沉沉望中烽煙神州遠；旌旗獵獵夢裏鐵馬遼水寒」。對聯以高度凝練的語言概括了那段屈辱的歷史，更彰顯清軍將士的英勇不屈，讓人瞬間熱血沸騰。

穿過牌樓，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尊高大的青銅雕像，巍然矗立在廣場中央。那是一名清軍將士，他身披鎧甲，手握大刀，昂首挺立，目光如炬，怒視遠方，彷彿隨時準備痛擊入侵之敵。

繞過雕像，一座巨大的墳塚靜臥於此，墳塚直徑約15米、高約3米，表面覆蓋着潔白的積雪，莊嚴肅穆。這裏，長眠着312位在甲午末戰中壯烈殉國的將士。墓前立有一尊青石墓碑，碑正面鐫刻着碑文：「光緒乙未，帥自南來。抖抖旗舞，血戰世界。英名萬古，以為志哀。」落款為：「大清光緒二十一年三月穀旦」。

墳塚後面，是一幅南北長約30多米、高約3米的巨幅半弧形青銅浮雕，生動地再現了當年那場慘烈的最後決戰。清軍將士們與當地群眾同仇敵愾，與日軍展開生死搏鬥的場景栩栩如生，每一個表情、每一個動作，都飽含着不屈的鬥志與對家國的熱愛。將士們或揮刀殺敵，或攙扶戰友，或凝視遠方，每一個姿態都飽含悲壯。浮雕背面，黑色理石上鐫刻着重修甲午戰爭殉國將士墓記和甲午戰爭田莊台之戰始末。清軍在裝備、糧草皆缺的情況下，憑骨氣與日軍展開殊死鏖戰，最終血染田莊台。他們的熱血滲入泥土，滋養着這片土地的今時安寧。

墓園右側，一塊巨石上「甲午忠魂」四個大紅字鮮艷奪目，仿似燃燒的火焰，訴說着對忠烈的敬仰。巨石左側，矗立着高約2米的昭忠祠碑，正反兩面鐫刻着約1,500字的碑文，是田莊台之戰最高指揮官宋慶所撰，詳細記載着那段塵封的歷史。再往左，便是「墓園展館」。一幅幅圖片、一段段文字、一件件實物，全方位地展示了「中日甲午戰爭田莊台決戰」的全過程。

甲午末戰古戰場遺址（甲午廣場）位於田莊台鎮大遼河岸邊，佔地面積約3萬平方米。建有古城牆、文化廣場和帶狀護欄。古城牆原有32座炮位，現已修復2座，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在炮台上，存放有一尊清代田莊台炮台防務用的鐵炮。此炮是2003年出土的。在主戰場遺址內，還挖掘出土戰後被日軍焚燒的糧油殘渣，囤穴的葦花痕跡清晰可見。

我們徘徊在田莊台古戰場，思緒萬千，感慨萬千，既為英勇不屈的將士所感動，又為不堪回首的歷史而嘆息。

三

時光回到130年前。甲午戰爭後期，日軍接連攻克大連、旅順、營口等戰略要地，遼南大片領土相繼失守，田莊台成為清軍在遼南僅剩的核心防線。

據《奉天通志》載：「奉天諸水，以遼河為大，鴨綠江次之。往者遼河沿岸，上而三江口、通江口，下而田莊台，皆為巨埠。」田莊台位於遼河入海口，是具有五百餘年歷史的遼水重鎮，自明代起就是重要的水陸碼頭。清代，田莊台是奉天海口咽喉要地，咸豐曾連下十一道諭旨督辦田莊台炮台事務。甲午戰爭期間，田莊台是清軍在遼東半島各戰場軍械、彈藥、給養的重要儲備處之一，也是清軍統帥部的駐地，戰略地位至關重要。

為阻日軍西進，威脅京城，清軍死守田莊台。但從地勢來說，田莊台四面皆平原，一覽無餘，無山險可扼。清軍準備憑藉遼河屏障與日軍決一死戰。然而，時值農曆二月，大遼河尚未解凍，策馬可行，無法成為禦敵天險。況且田莊台本與牛莊、營口相依託，共同禦敵，但兩地先後失陷，田莊台便處於日本軍隊的鉗形攻擊之下了。

3月7日，日軍佔領牛莊、營口之後，不給清軍喘息之機，即向田莊台發動新進攻。日軍集結第一、三、五3個師團，總共擁有步兵20個大隊，炮兵7個大隊，騎兵4個中隊，工兵4個中隊，計1.9萬餘人，大炮109門，這是甲午戰爭以來日軍動用兵力最大的一次進犯。清軍以六十八營六哨共計2萬餘人回防田莊台，同時還布防了40尊大炮。為了摸清清軍兵力及其火力配備，日軍從3月7日下午起開始試探性攻擊田莊台。清軍最高指揮官宋慶派出「馬玉昆居左，宋得勝居右」，自己「親督程允和由小路迎戰，左右齊進，槍炮互施」，各軍「分路包抄，各將領奮勇殺敵，追奔十餘里，斃賊數百名」。作戰中，馬玉昆身先士卒，勇冠諸軍；宋得勝帶傷上陣，「裹傷督戰，奮勇爭先」。自牛莊失陷以來，此戰小勝日軍。兩江總督奉旨欽差大臣劉坤一大喜，賞給宋部白銀7,000兩，以示獎勵。